

丁  
著

# 人民在歷史上的作用

讀者書店印行

B038

12

衆群民人  
用作的史歷在  
馨丁米

行印 居 書 者 發

人民羣衆  
在歷史上的作用

著者：米丁

印行：發行者書店

發行：讀者書店

地址：天津（8）官銀號

單號子十四號

電話：五局〇七七二

經售：各大書店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版

## 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

「從前把領袖當作歷史唯一的創造者，而不把工人和農民計算在內，這個時期已經過去。民族和國家的命運，現在不僅僅是由領袖來決定，而首先和主要的是由千百萬勞動羣衆來決定。工人們和農民們無聲無響地正在建設工廠和製造機，鑿井和鐵路，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創造生活底一切財富，以衣食供給全世界，——他們才是真正的英雄和新生活底創造者。」（斯大林）。

馬克思以前，在解釋歷史的領域內，爲唯心論所支配着；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在他們研究歷史事件中，只是考察歷史人物行動底思想動機，——而沒有抓住客觀的規律性，沒有揭發這些動機底物質基礎；他們把重心放在歷史中個別人物底活動上，降低而且往往完全否認羣衆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

只有革命的無產階級底理論家——這個階級底歷史使命是推翻資產階級底統治和建設共產主義社會，——才能第一次地給社會生活以澈底的唯物論的解釋，並指出勞動羣衆在歷史發展中的決定作用。

在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內，在解釋社會生活發展基本規律時，指出：

「社會發展底歷史，同時也就是物質財富生產者本身底歷史，勞動羣衆底歷史，勞動羣衆是生產過程底基本力量，並實現着爲社會存在所必需的物質財富底生產。」

馬克思和恩格斯屢次揭破那些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他們在解釋歷史過程時，把個別人物底行動提到首要的地位，把他們底行動與運動羣衆底人民本身底活動相對立。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常常宣傳這樣一種觀點，說羣衆底活動本身是阻礙歷史發展的因素。如黑格爾派之一，布魯諾·鮑威爾，他從社會發展底基礎是「觀念」，「精神」出發，認爲爲羣衆所能了解的真理不能推動歷史向前進。黑格爾派說過：「過去歷史的一切偉大事業，其所以從最初開始就是錯誤的，而且沒有引起深入內部的成績，就因爲羣衆都有興趣於這些事業，因爲這些事業引起羣衆底熱烈情緒。或者這些事業之所以應該得到可憐的結局，就因爲這些事業所根據的觀念，是這樣一種觀念，它應該是滿足於自己表面的了解，而因此也就希望羣衆底同意。」(馬恩全集卷三，一〇四頁。)

在神聖的家族內，我們讀到：

「由布魯諾先生所發明的「精神」和「羣衆」底關係，在實際上，不外是黑格爾派歷史觀底批判的滑稽的完成，而同時，黑格爾派歷史觀又不外是德國基督敎教條關於精神和物質，上帝和世間底對立的投機的說法。」(馬恩全集卷三，一〇九頁。)

在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內揭破了民粹派把人們分爲「高級的」「批判的」恩惠的人

物，「歷史的創造者與「消滅的」種類的進程反動論。這種觀點曾由民權論的著名理論家拉斐洛夫發展過。

照拉斐洛夫的意思，人類在自己存在進程中，以廣大的大多數人民底貧苦、困難、痛苦作代價，繼續出少數天才的人物。「人民之花」、「文明的唯一代表。」照他底意思，這種過程，只是由於個別人物底活動來完成。拉斐洛夫說過，「……無論怎樣小的人類進步，但是這種進步總是絕對的依靠於此種的思想的人物；沒有他們，這種過程無條件地是不可能的；沒有他們力圖盡量這種過程，這種過程，是個不成功的。」（拉斐洛夫選集卷一，二二七頁。）

拉斐洛夫認為只有少數個別人物底小集團，才是歷史的唯一創造者，每個小集團，照他底說法，是由人們「高級的代表」所組成的，他說，這個人物團體得生活底理想，並繼續於這種理想。照他底意見，人民、羣衆，還有精力積極地和自覺地活動的。

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中揭發這種主觀社會學的理論時解釋道：

「對於民權派所設想的，國家採是愚衆，幾只有英雄創造歷史，並把愚衆變爲人民；馬克思主義者則答道：不是英雄創造歷史，而是英雄創造英雄，因此，——不是英雄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英雄，並推動歷史前進。」

唯物史觀底出發點，不是從「此種的思想的人物」底幻想出發，而是從物質財富底生產方式，決定生活底社會制度出發，因此社會發展底歷史，首先是生產發展底歷史，生產方

## 武庫歷史。

物質財富底生產，即人類底勞動活動，是人類之歷史的和文化之發展之基礎。

由此可見，歷史底創造者，首先就是勞動羣衆，他們是社會物質財富底創造者，是社會底最重要的生產力。

這就是說，歷史科學底基礎底爲其底科學的話，那就不能再把社會發展底歷史歸結於皇帝和將軍們底行動，歸結於國家底「領袖者」和「征服者」底行動，而應當首先研究物質財富生產者底歷史，勞動羣衆底歷史，人民底歷史的。」

在建築在敵對性的生產方式上的社會內的生產關係，帶着階級的性質。奴隸佔有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底整個政治生活和思想生活的制度，爲社會鬥爭所侵透。

恩格斯說，在階級社會內，社會生活底整個現象，「無論他們表演在政治的、宗教的、哲學的領域內，或是在其他的思想領域內，在實際上他們都只是社會各階級底鬥爭或多或少明顯的表現。」（馬恩全集卷三，一三二頁。）

列寧在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學加到「人民」這一概念上去時，他屢次指出過：馬克思主義過去和現在都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濫用「人民」兩個字作鬥爭。

列寧說，革命的社會民主派要求：

「使得不能用這兩個字來掩蓋對於人民內幕階級衝突的不瞭解，它（革命的社會民主派

譯者）無條件地主張階級獨立性之必要。可是，它把「人民」分為「勞動者」和「非勞動者」，不是從階級得先進階級故步自封，用奴隸的圈子來限制自己，用願望到不使世界上的經濟主人對階級革命來束縛自己的行動；而是爲了使得先進階級底不徹底性、不堅定性、不堅決性的結果，更加努力地、更加熱情地爲全體人民底事業而鬥爭，領導全體人民而鬥爭。」（列寧全集卷八，一〇三頁。）

人民羣衆底鬥爭，被壓迫的階級反對他們的壓迫者；奴隸反對奴隸主的鬥爭，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無產者反對資本家底鬥爭——它本身就是有階級的社會經濟形態底歷史發展底基本力量和動力。武裝暴動，被壓迫階級反對壓迫者的革命，它本身就是有階級的社會發展底史實，是前階級社會形態底消滅和於新社會形態底發生。

有階級的社會經濟形態底更替，是經過革命來進行的：

「在新的生產力成熟以後，現有的生產關係及其體現者——統治階級，就變成桎梏，不可克服的障礙，而爲要把舊階級底道路上掃除，就只有經過新的階級底自覺活動，經過新的階級底強力行動，經過革命，才可做到。」

「在正在經過羣衆底革命鬥爭，經過革命階級底革命鬥爭，來完成從一個社會制度過渡到另一個的過程。」

在古代羅馬：奴隸的最大的暴動，開始於紀元前第二世紀。在紀元前一九九九年，在羅馬城郊發生奴隸的暴動。過後不久幾年，在愛杜魯里也發生了奴隸的暴動。在第二世紀下半



明，在西西里亞又發生了最殘酷的奴隸暴動。在紀元前一三七年，開始了第一次西西里亞的奴隸暴動，這包括二十萬人的軍隊。在最初一次戰勝奴隸主之後，曾企圖建立獨立的國家。在小亞細亞，一三三——一三〇年，發生了邁阿羅斯密尼克指揮之下的暴動。暴動者稱自己為「太陽派」即「天國」之公民，「天國」即是他們的理想。在七——七三年發生了有名的斯巴達暴動，包括着十二萬人的軍隊。在這個暴動領導之下，——馬克思稱他為真正的一古代無產階級代表，——奴隸底軍隊給了精練的羅馬軍隊許多慘痛的失敗。在西西里亞底暴動，斯巴達的以及其沙發生在羅馬帝國的暴動，給了奴隸制度以最後的打擊。斯大林指出，「奴隸的革命消滅了奴隸主，並取消了對勞動者奴隸的剝削形式。但是，奴隸不能夠創造新的生產方式，代替奴隸制度而起的，是農奴的剝削形式。」

整個中世紀充滿了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這和鬥爭，在各個國家所發生的騷亂和暴動中，獲得最明顯的表現。如在第三世紀，在加里亞的「巴高特」的運動（巴高特即鬥爭者的意思。）後來在西班牙亦發生暴動。在一三五八年發生了有名的法國的農民暴動，被稱之為「恰克里亞」（恰克里亞即十四世紀法國農民革命之稱。）在英國一三八一年發生巨大的農民暴動，在德國一五二五年發生農民戰爭。在俄國十七世紀初在波洛特尼科夫領導之下發生了農民暴動，在十七世紀末在拉辛領導之下發生了農民暴動，在一七七三——七四年發生了普加切夫底暴動。

恩格斯在說到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力是什麼時，他指出過，「在三或資產階級大革命中，

（十六世紀的德國革命，十七世紀中葉的英國革命，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革命——作者註，）農民供給了戰鬥的軍隊，可是在勝利之後，農民却反因這一勝利的經濟結果而趨於破產。克倫威爾之後的一百年，英國的自耕的小土地所有者就消滅了。可是這些小土地所有者與城市平民份子，正是幫助了資產階級，使其鬥爭能夠達到徹底的結果，並將查理士第一推上斷頭台云。」（恩格斯著：論歷史唯物論。）

恩格斯在敘述法國革命時，他着重地指出「有產者在這一次，也如同往常一樣，對於堅持自己的利益，是太畏縮了；從巴斯蒂獄暴動開始時起，平民份子就應當要完成自己的整個工作；後有七月十四日、十月五——六日、八月十日、九月二日等等，平民份子的干涉，舊的制度確定地戰勝了資產階級，與貴族聯盟合作壓壓了革命，這是一來，也就只有這些平民份子完成了革命。」（見恩格斯一八八九年二月二十日致考茨基書信。）

列寧關於同樣的情形也說過：「事實證明，只有農民和無產階級的干涉，『城市的平民份子』才能有力量推動資產階級革命，使之向前進展。」同時列寧着重地指出，「如果對於十六世紀的德國、十七世紀的英國、十八世紀的法國，農民能够放在首要地位，那末，對於二十世紀的俄國，無條件地必須把關係顛倒來，因為沒有無產階級底發起的領導，農民是沒有什麼的。」（列寧全集卷十二，二二頁。）

英國底憲章運動是第一次「廣大的真正羣衆的，政治上已形成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列寧）憲章運動證明，民主底最大收穫之一——普遍的、平等的選舉權，不記名投

票——是經過羣衆反對壓迫者的鬥爭而達到的。

有名的六條憲章寫道：賦與一切成年男子以選舉權，在選舉時必須劃分全國爲十一個居民數量相等的區域，國會議員每年選舉一次，不記名投票，國會議員領得一定的薪水，廢除對國會候選人的資格限制。憲章運動的羣衆大會底向會人數，以及在要求實現憲章的文件上簽名的人數，都表現出憲章運動是羣衆性的，它是真正羣衆的、人民的運動。

在一八三八年哥拉斯哥一個羣衆大會上，到會的有二十萬人。後來又在曼徹斯特、北明翰、牛克斯特爾等處召集過羣衆大會。在北明翰召集二十萬人的大會，弗康諾和阿特屋都在那裏發表演說。阿特屋說，在請願書簽名之後，五十萬公民大家跟我到倫敦去，向國會呈遞請願書去。憲章運動的著名領袖斯勞芬士有一次在羣衆大會上說：「如果人民底權利被輕視，那末就打倒皇帝，打倒貴族，打倒教皇，打倒一切宗教，燒毀教堂；打倒一切爵位、等級、地位。」（見米叔葉夫著：十九世紀英國政治史，一二五頁。）

憲章運動底有名的史學家翰墨遜寫道：在秋天，羣衆大會和露天大會開始在晚間舉行，點起火炬，因爲白天裏大家都很忙。在工作之後，勞動羣衆直接赴會（有時候到會的有五萬人）並要求實現憲章。在階特城，一八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晚間召集露天大會，到會的一萬五千人，斯勞芬士在那裏發表了演說。

照國民會議底決議，——英國憲章運動組織底代表會議，——舉行過許多多次示威遊行，其中在曼徹斯特近郊召集過將近三十萬人。由阿特屋和菲登爾呈交國會的請願書有一

## 百二十八萬人簽名。

請願書底基本內容就是要求普選權。在一八四二年重新召集憲章運動的國民會議時，簽名在請願書上的有三百多萬人。

因此，憲章運動指出，無產階級爲實現普選權，而進行了怎樣偉大的、英勇犧牲的和困苦鬥爭。集會結社權，罷工權，言論出版權，——所有這些權利都是由人民在他們堅決反對剝削者的鬥爭中所得到的。

在俄國，人民羣衆在許多年代內進行了反對剝削者的鬥爭，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人民才能够克服資本家。在聯共（布）歷史簡史教程中指出，列寧從二十世紀初新的歷史條件出發，他說：「無產階級成爲資產階級革命底領導力量，資產階級被排除於革命領導之外，農民變成了無產階級底黨備兵。」

列寧在說一九〇五年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本身所表現的行動時，他把俄國革命與葡萄牙的、土耳其的革命相對立，他說：

「反之，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雖然它沒有獲得像葡萄牙的和土耳其的革命所得的那樣「燦爛的」成績，可是無疑的，它是一個「真正人民的」革命，因爲人民羣衆，大多數的民衆，在重風壓迫和剝削之下的、最深的社會「底層」的民衆，獨立地站起來了；他們用自己的要求，用自己的企圖，在已崩滅的舊社會底廢墟上，按照自己的利益來建設新社會的企圖，影響了革命底整個行程。」（列寧全集卷二一，三九六頁。）

事變的過程，一九〇五年革命底進行情形進行，指出人民在革命中特別的作用。一九〇一年五日彼得堡與布哈夫兵工廠工人發生了武裝的暴動，這就是有名的「奧佈哈夫的防衛線。」

一九〇二年在斯大林同志底領導之下，在巴土姆發生了政治示威。在一九〇二年三月九日發生的示威遊行，參加的人將近有六千人。一九〇二年，在頓河上的羅斯托夫發生工人的罷工，這次罷工是由非去的有組織的會議所激助起來的，參加這次罷工的有數萬人。列寧關於羅斯托夫的罷工說：

「我們在這種事件中看到很清楚，就是全民武裝起義反對專制政府不僅在革命者的觀念中和政綱中冷熱着，而且也在運動本身必然的、實際的、自然的、接踵而來的步驟。」（列寧全集卷五，二〇九頁。）

一九〇三年夏季，在俄國南部有兩萬以上的人罷工。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巴庫城的工人發生了罷工。這次罷工「成爲全俄一月——二月的光榮的發動底信號。」（斯大林）

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三年罷工運動底增長，甚至在官場的統計內也可看出下列的數目字：在一九〇〇年包括罷工的企業一二五個，罷工的工人二、九八九人；在一九〇一年包括罷工的企業一六四個，罷工的工人三、二、二八八人；在一九〇二年，罷工的企業五五〇個，罷工的工人八六、八三二人。實際上，罷工的企業和罷工工人底數日還要多得多。

在這些年代內，農民運動可用下列數字來說明：在一九〇〇年農民的騷動，曾有四八

次，一九〇二年——五〇次，一九〇三年——四三〇次，一九〇四年——一四一次，一九〇五年——九一次，一九〇五年——六七〇次。在一九〇五年一月的屠殺後，在一月一個月內，罷工工人的數目達到了四十四萬人，即是說，比整個過去十年還多。俄國一九〇五年五月的罷工，參加的工人達二十萬以上，伊凡諾夫——伏茲涅辛斯克工人的罷工，繼續兩個半月之久，參加的人將近七萬。一九〇五年秋季，有一二三個城市和地方區捲入罷工。十月中旬單只鐵道上就有七十五萬工人和職員罷工。

一九〇五年秋季，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縣，捲入農民運動。從一九〇五年秋季後到一九〇六年冬季，搗毀地主底園舍：在沙拉托夫省是二七二處，在坦波夫省——一三〇處，在庫爾斯克省——九二七處，在烏拉爾——二百處以上，在波羅的海邊——二六〇處，以及其他各處。在十二月莫斯科發生武裝起義，在一九〇六年有一百萬以上的工人罷工。在一九〇六年上半年期將近有沙皇俄國一半的縣捲入農民運動。在同年下半年期有全國五分之一的縣捲入農民運動。

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列寧寫了一封給俄國社會民主黨彼得堡委員會的信，在這封信內列寧用典型式的明確性說明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武裝起義的學說。列寧在搗破布爾喬主義對於陰謀問題的提法時，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觀與布爾喬主義的根本區別在那裏。如果布爾喬主義的看待武裝起義如同陰謀一樣，那麼馬克思主義教示說：武裝起義應當第一，依最先進階級，第二，依最民族的革命高漲，第三，依在這樣一個轉變時機，就是在民衆底光輝隊

伍內整個的更加有力的積極化，在敵人的陣營內更加厲害的動搖。

列寧關於革命形勢的論說，指出革命形勢底必要的特點，就是羣衆底革命積極性程度的高漲。同時，列寧指出，從革命形勢發展爲革命，只有當客觀的變化再加上「革命階級底主觀力量能作革命的羣衆行動」時。

「革命——在該字的狹義的、直接的意義上說——恰恰就是民衆生活中這樣一個時期，就是對奧拉莫夫（哥羅克的警官，革命分子底野蠻的創子手——作者註）這底壓迫百年來所積蓄的怨仇，已經表現在行動上，而不在于口頭上了；而且已經表現在千萬民衆底行動上，而不是個別人物底行動上了。」

斯大林解釋在十月革命時領導人民羣衆底布爾塞維克黨的作用和意義，指出十月革命底整個準備工作是在布爾塞維克黨底領導下所進行的，他說：

「爲要完全說明當時的情形，我們還得要研究以下的問題，就是：布爾塞維克怎麼能夠和爲什麼能夠將自己這底口號變爲廣大羣衆所接受的並推動革命前進的口號，布爾塞維克怎樣能夠和爲什麼能夠不僅使工人階級先鋒隊，不僅使工人階級大多數，而且使大多數民衆確信黨的政策是正確的政策。」

「要知道，爲要使革命勝利，——如果這個革命是真正民衆的和包括廣大羣衆的革命，——只是黨的口號正確，還是不夠的。要革命勝利，還要有了一個必要條件，即是：要羣衆自己根據親身的經驗來確定這些口號是正確的。只有在這個時候，黨的口號才能成爲羣衆

本身的口號，只有在這個時候，革命才能成爲真正的革命。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塞維克策略的特點之一，就在於這個策略能給予權的決定某些道路和轉折，這些道路和轉折自然把羣衆引向黨的口號，可以說引向革命的門口。這樣就使羣衆易於根據自己的經驗來提議，檢驗，認明這些口號真正確性。」（見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一文。）

在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時期內，人民羣衆底創造力，獲得它自己更加完全的發展。由於熱情，由於特別的積極性，由於潛藏在人民羣衆中這一切力量初天才的發覺，我國從經濟關係上是農業的落後的國家，變成了強大的工業的社會主義的強國。

列寧——斯大林底黨，在引導蘇聯人民走向共產主義的由峯時，它依靠那種潛藏在革命民衆本身內用之不盡的潛在勢力和潛在能力、強大的創造性底來源。

列寧教導過，一生動的、創造的社會主義，就是人民羣衆自己所創造的。

紅軍堅持了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擁護了在技術方面佔數倍優勢的白黨國和外國干涉者底軍隊。紅軍之所以勝利，是因為它的領導核心是布爾塞維克黨，它的黨員是手拿屠武裝保衛革命成果的黨的一線的戰士，因為它是世界革命底偉大戰略家——列寧和斯大林爲領導。決定紅軍勝利的最重要的情況，就是紅軍是從人民內部產生出來的，爲人民羣衆所擁護所鼓勵的。在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內着重指出：

「紅軍之所以勝利，是因為它始終一貫的忠實於和忠誠於自己的人民，正因為如此，所以人民就愛戴和擁護它，認爲它是與自己血肉相聯的軍隊。紅軍是人民底產兒，而如果它敵



兒子忠實於自己的母親那樣忠實於自己的人民，那麼，它就會得到人民的擁護，它就應獲得勝利。而那反對自己人民的軍隊，則應遭失敗。」

在清除蘇維埃領土上反革命力量之後，蘇聯的人民開始進行了國家復興的工作，後來又進行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改造工作，在這種工業和農業底恢復和改造中，蘇聯人民表現了勞動的英雄主義底奇蹟。真正的愛好勞動，仇視舊的、地主的、和資本主義的制度，準備將自己的全部力量貢獻於建設新的共產主義的社會，——這就說明了絕對大多數蘇聯人民底特點，這就是蘇聯取得有全世界歷史性的勝利底決定條件。

列寧教導過，必須相信人民底創造力，必須發揮普遍的隱藏在人民中的天才。列寧說：「瞧一瞧勞動人民的內部，羣衆的內心，在那裏沸騰着組織的、創造的工作，在那裏湧現復興的、由革命而光明的生活。」（列寧全集卷二二，二二一頁。）

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廣大的範圍完全的證實了人民底偉大導師底話。只有在蘇維埃的條件下，在社會主義生產的條件下，那裏，每個勞動者血肉相關的有興趣於發展整個國民經濟，才有可能出現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競賽。

從十六次全蘇聯共產黨代表會議號召一切勞動者加入社會主義競賽，從執行斯大林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起，今年已經是到了第十週年了。勞動羣衆熱烈的響應這一號召：在工廠和製造廠內，在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內，在機關和企業內，成千的工人，集體農民，知識份子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而加入劃個個偉大的競賽中來。社會主義競賽真正成爲了人民的運動。